

# 《大正藏》校勘註記「明版」異讀之檢示：以 《阿含經》與《法句經》為主

蘇錦坤

獨立佛學研究者

## 摘要

《大正藏》校勘註記當中，有不少標示為來自「明版」的異讀，此一「明版」即指《嘉興藏》。

《嘉興藏》為私人勸募、集資、鳩工而開雕刊印，無法與朝廷集官方人力、物力所完成的「官刻大藏經」比擬。

本文僅以「阿含經」與「法句經」為主，就以下四類異讀予以評述：

- 1、《大正藏》的校勘註記與《嘉興藏》顯示的用字不同。
- 2、《嘉興藏》比《大正藏》錄文「正確」的異讀。
- 3、《嘉興藏》的異讀是明顯的訛誤。
- 4、《嘉興藏》的異讀與《大正藏》的錄文均為「訛誤」。

從以上所舉的四類異讀可知，《嘉興藏》的異讀具多種情境：有些保存難能可貴的譯本原貌，有些純粹出諸抄寫或刊刻訛誤，也有些難辨優劣。《大正藏》與《嘉興藏》有關的校勘註記，或應記而未記，或註記與今本不盡相符，顯示不能全賴前者的校勘，有待以實本覆驗。

為研習經典的讀者設想，僅是陳列歷代大藏經的各種異讀，其實幫助不大；必需能有較可靠的方法去校勘、辨析，進而抉擇最貼切的用字，才能得到譯本的「原貌」，並借助梵、巴對應經典，以探討漢譯的差異是出自文本的流變、部派詮釋的差異，還是出自翻譯團隊的誤解。

本文也說明《嘉興藏》有其校勘價值，也有其瑕疵；過度頌揚或忽視、貶抑，都不是面對古代文獻的合理態度。

**關鍵詞：**《嘉興藏》、《大正藏》校勘註記、異讀的判定、佛典校勘

## 目次

---

- 一、前言
  - 二、《大正藏》的校勘註記與《嘉興藏》不同
    - (一) 如榮穿水
    - (二) 螭螺蚌蠹類
    - (三) 見微知著
    - (四) 夫生趣死
    - (五) 除持入經
  - 三、《嘉興藏》的「正確」異讀
    - (一) 如強梁馬
    - (二) 生老病死痛
    - (三) 先不聞者
    - (四) 去其邪僻見
  - 四、《嘉興藏》異讀的商榷
    - (一) 如河駛流
    - (二) 初上種姓生
    - (三) 隨時蔭飭
    - (四) 無常苦空
    - (五) 作頌告曰
    - (六) 十賢聖居
  - 五、《大正藏》錄文與《嘉興藏》異讀均訛誤
    - (一) 慢無明等
    - (二) 精進無廢荒
    - (三) 三十六刀
  - 六、結語
-

## 一、前言

《大正藏》校勘註記當中，有不少標示為來自『明版』的異讀，此一『明版』即指《嘉興藏》。<sup>1</sup>

萬曆十七年（西元 1589 年），紫柏真可與弟子密藏道開於五台山開刻大藏經，<sup>2</sup>後南遷到徑山萬壽禪寺、寂照庵、化城寺等三處場所；<sup>3</sup>此一大藏經或因裝幀方式「易梵筴為方冊」而稱為《方冊藏》，<sup>4</sup>或因寺院所在的山名而稱《徑山藏》，<sup>5</sup>或因地名而稱《嘉興藏》。<sup>6</sup>《嘉興藏》依次刊刻「正藏」、「續藏」與「又續藏」，「正藏」所收的卷帙有遲至康熙十六年（西元 1677 年）才完成刊刻，前後歷時 88 年才告完成；「續藏」與「又續藏」的完成年代更晚；所以，這是橫跨明、清兩代的艱鉅工程。<sup>7</sup>

藍吉富認為《嘉興藏》的「正藏」史料價值不高：<sup>8</sup>

---

\* 收稿日期：2022/11/12，通過審核日期：2024/8/22。

本文承蒙審稿老師對諸如論文標題、篇章架構及行文訛誤等，提出建議及訂正，在此銘謝。

<sup>1</sup> 見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的版本略符解說，[https://cbeta.org/data-format/abbr\\_ver.htm](https://cbeta.org/data-format/abbr_ver.htm) (2024/8/21)。

<sup>2</sup> 法幢法師（2012：58），〈徑山刻藏考述〉。

<sup>3</sup> 法幢法師（2012：70）。

<sup>4</sup> 對於新雕藏經的裝幀方式，曾在「梵筴」與「方冊」之間有一番討論。可參考《紫柏尊者全集》，CBETA, X73, no. 1452, p. 253b2-3 此段文字之前後討論：「開公曰：『易梵筴為方冊則不尊重，無乃不可乎？』」筆者以為：雖稱前代雕版藏經為「梵筴」，其實可稱作「卷帙」。張德偉（2021：185-186），〈《嘉興藏》五臺山刊刻史新探〉也提到此一「梵筴」與「方冊」之間的抉擇議題。

<sup>5</sup> 《紫竹林顯愚衡和尚語錄》卷 7〈刻方冊藏經目錄序〉，CBETA, J28, no. B219, p. 695a29-b4：「有紫柏老人見南北二藏板，印造艱難，遠方更難於持行流布，立意轉梵筴為方冊，印造、流布，二俱輕便。……顧冰雪積歲，恐侵及板，移於杭之徑山。」

<sup>6</sup> 《清涼山志》卷 3，CBETA, GA079, no. 81, p. 149a6-8：「至（萬曆）十七年創刻于五臺山妙德庵。……歷四年，以五臺苦寒，遂移于徑山寂照庵，以嘉興楞嚴寺為藏板及印刷所。」關於《嘉興藏》各種名稱，可參考法幢法師（2021：154, 3-10 行），〈《大藏經》的再認識——探索《徑山藏》編撰、成書與特點〉。

<sup>7</sup> 藍吉富（1992），〈《嘉興藏》研究〉，第六節〈《嘉興藏》正藏完成年代的商榷〉。法幢法師（2021：166-169）提及學者對「正藏」完成年代，有其他不同的主張。

<sup>8</sup> 辛島靜志在 2013 年 12 月 4 日與筆者的私人通訊提及類似的觀點，認為《嘉興藏》的校勘價值不高：「『元、明藏』基本上是『宋版』（《思溪藏》＝《資福版》）的翻刻，不必提到。該提到的是《高麗藏初雕版》與《宮內廳版》的讀法」。

《嘉興藏》正編全係明代《北藏》的覆刻，雖然在雕印時曾加校勘，但由於《北藏》版本仍在，因此其價值主要仍只在佛典的普及與版本的革新而已。至於史料價值，則端賴續編。續編所收絕大部份是明末清初的佛教著述。<sup>9</sup>

呂澂〈佛典泛論〉評述《洪武南藏》與《永樂北藏》各有瑕疵：

明太祖頗信佛，洪武九年（西紀 1372 年），點校藏經，刻南藏版時，各舊本以兵亂散亡，元板七八副悉燬。故所點校多出杜撰，時有脫誤。後，成祖永樂十八年（西紀 1420 年）於北平重刻北藏，於英宗正統五年（西紀 1440 年）刊成，共 636 函，6361 卷。大體雖稍糾正南藏之失，然仍未為良本。<sup>10</sup>

由於《嘉興藏》承襲《洪武南藏》與《永樂北藏》，呂澂的評語在某些經卷仍然適用。以上對《嘉興藏》的評述均是綜合印象的概述，其論斷或有其依據，但是原書、原文並未披露細節，讀者無從知曉此類論斷所據的例證。例如，藍吉富在稍後另一文〈《嘉興藏》研究〉提及《嘉興藏》的「正藏」收錄了宋真宗註《註四十二章經》，給《四十二章經》研究提供一個罕見而珍貴的版本，與先前所引評語「史料價值不高」不符。<sup>11</sup>

本文以《大正藏》的《阿含經》與《法句經》經例為主，目的在於呈現《嘉興藏》的異讀具多種情境：有些保存難能可貴的譯本原貌，有些純粹出諸抄寫或刊刻訛誤，也有些難辨優劣。本文也指出《大正藏》與《嘉興藏》有關的校勘註記，或應記而未記，或註記與今本不盡相符，顯示不能全賴前者的校勘，有待以實本覆驗。為研習經典的讀者設想，僅是陳列歷代大藏經的各種異讀，其實幫助不大；必需能有較可靠的方法去校勘、辨析，進而抉擇最貼切的用字，才能得到譯本的「原貌」，並借助梵、巴對應經典，以探討漢譯的差異是出自文本的流變、部派詮釋的差異，還是出自翻譯團隊的誤解。

本文引述的《嘉興藏》，主要是以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的「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為主，<sup>12</sup>《法句經》（T210）則參考「重

<sup>9</sup> 藍吉富（1991：258，260-261），〈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

<sup>10</sup> 呂澂（1984：30），〈佛典泛論〉。

<sup>11</sup> 藍吉富（1992），〈《嘉興藏》研究〉。

<sup>12</sup>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

輯版《嘉興大藏經》」。<sup>13</sup>

本文經常提及「宋、元、明藏」、「元、明藏」或「聖語藏」，以單引號（「」）表示，此類稱謂指「引用《大正藏》頁底註」的「校勘註記」，筆者並未親自去檢閱《思溪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宋藏」）、《普寧藏》（《大正藏》所指的「元藏」）或「聖語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正倉院《聖語藏》」）。

## 二、《大正藏》的校勘註記與《嘉興藏》不同

《大正藏》所標的「明藏」異讀，有時與現行《嘉興藏》的用字不同。此一現象可能有三種原因，一是《大正藏》校勘或謄寫異讀時疏忽而造成錯謬；二是《大正藏》校勘所使用的「明藏」，與筆者參考的「重輯版《嘉興藏》」、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的「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有差異；<sup>14</sup>三是《大正藏》校勘者使用其他雕版藏經作工作稿，而誤將工作稿的校勘結果當作「明藏」。<sup>15</sup>筆者認為，今日或許難以追溯該差異是出自哪一原因。

這些差異顯示《嘉興藏》在文本校勘上有其價值，而非如藍吉富所言的「『正藏』史料價值不高」。同時，本節所舉的例子也顯示《大正藏》的校勘註記不足採信，較嚴肅的論述仍需複查正版的紙本。<sup>16</sup>

以下為筆者所舉的例證為根據「重輯版《嘉興藏》」。

---

<https://dzkings.l.u-tokyo.ac.jp/kkz/> (2022/9/29)。此一網址係由大藏經研究推進會議・SAT 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研究会作成。

<sup>13</sup> 2008 年中國北京市民族出版社出版「《嘉興藏》，簡稱作「重輯版《嘉興藏》」。

<sup>14</sup> 法幢法師（2021：172）：「然而，必須留意的是，這部分藏經典籍本身分卷的計數相當複雜，有些典籍因為並存有原刻本與後出的重刻本，雖視為同部書，但實際上是不同的刊本。」

<sup>15</sup> 方廣錫（2020：444-445），《佛教文獻研究十講》，文中敘述《大正藏》因《頻伽藏》而於《歷代三寶記》，CBETA, T49, no. 2034, p. 120c14 誤增一「求」字：「廣究博尋求敬俟來俊。」同書 449 頁 10-12 行指出，《那先比丘經》卷 2，CBETA, T32, no. 1670A, p. 702c6-7：「不制其身口者不能持經戒。」第一個「不」字的誤增，也是因循《頻伽藏》而未遵循《高麗藏》底本。

<sup>16</sup> 關於「《大正藏》頁底註或校勘註記的訛誤」，請參考蘇錦坤（2021），〈《大正藏》頁底註的訛誤——以第一、二冊為主〉。

### (一) 如榮穿水

《大正藏》在《法句經》之〈1 無常品〉第 7 頌正文為：

生者日夜，命自攻削，壽之消盡，如滂霏水。<sup>17</sup>

「滂霏」兩字，各版用字頗多差異。「聖語藏」作「榮穿」，《高麗藏》作「滂霏」。<sup>18</sup>《磧砂藏》作「榮穿」。<sup>19</sup>《大正藏》該處校勘註記作：「『宋、元、明藏』作『滂穿』」；檢校「重輯版《嘉興藏》」，發現該處作「榮穿」。

藉助漢、巴對應偈頌，可以確認此處「如『滂霏』水」意為「如小水流」。  
《相應部 4.10 經》有近似的偈頌：

Accayanti ahorattā, jīvitam uparujjhati;  
Āyu khīyati maccānaṃ, kunnadīnaṃva odaka.

菩提比丘譯作：

The days and nights go flying by,  
Life comes to a stop.  
The lifespan of mortals is depleted  
Like the water in rivulets.<sup>20</sup>

(隨著日夜飛逝，生命即將結束；人命即將耗盡，如同小水流的水。)

《雜阿含 1085 經》的對應偈頌作：

日夜常遷流，壽亦隨損減，人命漸消亡，猶如小河水。<sup>21</sup>

<sup>17</sup>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59a18–19。

<sup>18</sup> 《金版高麗大藏經》，第 59 冊 560 頁下欄。

<sup>19</sup> 《磧砂藏》，第 28 冊 426 頁中欄。《法句譬喻經》，CBETA, T4, no. 211, p. 576a6–7 也作「榮穿」：「生者日夜，命自攻削，壽之消盡，如榮穿水。」

<sup>20</sup> SN 4.10 (S i 109). Bodhi(2000: 202),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sup>21</sup> 《雜阿含 1085 經》，CBETA, T2, no. 99, p. 284c23–25。

《一切經音義·法句經》有一則音義解說為：

榮水（烏榮反，小水也，亦流也。經文作『穿』，非也）。<sup>22</sup>

《一切經音義·法句經》此則釋文位於「操杖」與「螭螺」之間，可以確定是解釋與「滂霈水」相當的詞義。筆者認為，反切「烏榮反」指「榮」字；「經文作『穿』，非也」指《一切經音義》所據的抄本用「穿」字；而釋文「小水也，亦流也」用以解釋「榮」字和「穿」字。此一「榮」字可以從《說文解字注》：「榮，絕小水也」得到呼應。

筆者綜合上述材料，論斷此處原譯應是「榮泚」，《嘉興藏》作「榮穿」，與唐朝玄應《眾經音義》所見相同。此兩字用以翻譯與巴利「kunnadī（小溪流 rivulet）」相當的字。<sup>23</sup>「榮」字、「泚」字都為「小水貌」。所以「榮」字，或寫作「潒」、「榮」、「滂」，這是「形近而訛」。「泚」字或寫作「霈」字，部首或作「水」、或作「雨」，兩字應可互通；「霈」字，或寫作「穿」、「穿」、「穿」，則是「形近而訛」。<sup>24</sup>

## （二）螭螺蚌蠹類

《大正藏》在《法句經》之〈2 教學品〉第 1 頌正文為：

咄哉何為寐？螭螺蚌蠹類，隱弊以不淨，迷惑計為身。<sup>25</sup>

第一句「咄哉」兩字，《大正藏》該處校勘註記作：「『宋、元、明藏』作『咄起』」，檢校「重輯版《嘉興藏》」，該處確實作「咄起」。

第二句「螭螺蚌蠹類」，《大正藏》該處校勘註記作：「《聖語藏》作『翁

<sup>22</sup>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800a22。

<sup>23</sup> PED: p. 221, kunnadī, 所舉的用例之一，即是 SN 4.10 (S I 109)。

<sup>24</sup>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800b18-19：「如潒潒水（潒音『榮迫反』。《考聲》：『潒潒，水小，不流兒也。』《古今正字》云：『梁，猶弱水之鼎。』潒，從水，潒聲。經文作『榮』字，非也。下，情性反。《韓詩傳》云：『潒，清也。』《考聲》云：『潔也。』《說文》：『無垢也，從水，靜聲。』經作『穿』，陷也，非潒潒義也。」「《古今正字》云「梁，猶弱水之鼎」，似有字句訛誤，依《說文解字注》十一篇上二【榮】字，段玉裁引《甘泉賦》作「潒，猶弱水之潒。」「潒潒」為「榮泚」之訛。

<sup>25</sup>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59b15-17。

羸蟀蝎類』。檢校「重輯版《嘉興藏》」，該處作「螾螺蚌蠹類」，顯示《大正藏》於「蟀」字失校。雖然「蟀」、「蚌」兩字同義而通用，《法句譬喻經》在同一偈頌記錄了此一異讀。

《法句譬喻經》卷1〈2 教學品〉：「螾螺蚌蠹類。」《大正藏》該處「蟀」字校勘註記作：「『明藏』作『蚌』」。<sup>26</sup>

考量體例一致，此處應同樣補上校勘註記：「『明藏』作『蚌』」。

### （三）見微知著

《大正藏》在《法句經》之〈2 教學品〉第28頌正文為：

善學無犯，畏法曉忌，見微知者，誠無後患。<sup>27</sup>

第三句「見微知者」，《大正藏》該處校勘註記作：「『宋、元、明藏』作『見微知善』」；檢校「重輯版《嘉興藏》」，該處作「見微知著」，與《大正藏》所言不同。

從「法藏敦煌遺書 P.2381」的《法句經》寫本也清晰可辨，<sup>28</sup>第三句確實作「見微知著」；校勘註記所作的「見微知善」，詞語較為罕見。

### （四）夫生趣死

《大正藏》在《出曜經》卷1〈1 無常品〉錄文為：

所行非常，謂興衰法，夫生輒死，此滅為樂。<sup>29</sup>

《大正藏》的校勘註記提及此處的「輒」字，「明藏」作「趣」字。筆者檢索《嘉興藏》，此處確實是作「趣」字。不過另兩處「夫生輒死」，則作「輒」

<sup>26</sup> 《法句譬喻經》卷1〈2 教學品〉，CBETA, T4, no. 211, p. 577a21：「螾螺[6]蚌蠹類。」  
[6]蟀=蚌【明】。

<sup>27</sup>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0a3-5。

<sup>28</sup> 法國國家圖書館 Gallica 網上圖書館，

<https://gallica.bnf.fr/view3if/ga/ark:/12148/btv1b8303274r> (2024/8/21)。

<sup>29</sup>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611b10-11。

字，《大正藏》此處未出校勘註記。<sup>30</sup>

### (五) 除持入經

《大正藏》編於第 15 冊《經集部二》經號 T603 的經典，經題為「除持入經」；<sup>31</sup>校勘註記有「『宋藏』作『除持入解經』」。另外，編於第 33 冊《經疏部一》經號 T1694 的經典，經題為「陰持入經」；<sup>32</sup>校勘註記也是「『宋藏』作『除持入解經』」。實際上，《嘉興藏》於 T603 的經典，經題為「陰持入經」；<sup>33</sup>《大正藏》於此處應補上校勘註記。

李周淵與筆者的私人通訊指出，《大正藏》經號 T603 的錄文僅有經文，經號 T1694 的經典附有陳慧的〈序〉，並於經文之後出現「師云」之類的註解。雖然「Cbeta《大正藏》目錄」稱 T1694 為《陰持入經註》，其實錄文的經題僅作《陰持入經》。《大正藏》目錄稱 T603 為「陰持入經」，但是錄文的經題卻作「除持入經」，卻未標明《嘉興藏》是作「陰持入經」。《大正藏勘同目錄》提到 T603 和 T1694 的底本都是《高麗藏》，但是《高麗藏》僅收錄一處《陰持入經註》，而未見《陰持入經》。

因此，此處尚留一些疑點，《大正藏》T603 的底本有可能是將增上寺《高麗藏》的《陰持入經註》刪去註解而成。不過，確實狀況仍然有待進一步探究。<sup>34</sup>

## 三、《嘉興藏》的「正確」異讀

《嘉興藏》保存了一些「正確」的異讀，可以用來訂正《大正藏》錄文的訛誤，請見以下經例。

<sup>30</sup> 筆者檢閱《嘉興藏》，見 [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67\\_1/0003](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67_1/0003) (2024/8/21)。《出曜經》卷 1〈1 無常品〉，CBETA, T4, no. 212, p. 611c2-6:「夫生輒死，……故曰夫生輒死。」

<sup>31</sup> 《除持入經》，CBETA, T15, no. 603, p. 173b2。

<sup>32</sup> 《陰持入經》，CBETA, T33, no. 1694, p. 9c3。

<sup>33</sup> 見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89\\_1/0102](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89_1/0102) (2024/8/21)。

<sup>34</sup> 此則主要為受到李周淵的啟發。

## （一）如強梁馬

《雜阿含 926 經》提到「當修真實禪」：

當修真實禪，莫習強良禪，如強良馬，繫槽檻上，彼馬不念『我所應作、所不應作』，但念穀草。<sup>35</sup>

《大正藏》此處僅標示「明藏」於「強良禪」三字作「強梁禪」；《嘉興藏》則兩處「強良」均作「強梁」。<sup>36</sup>

《雜阿含 926 經》的對應經典為《別譯雜阿含 151 經》與《增支部 11.9 經》，前者作「猶如惡馬繫之槽上，唯念水草，餘無所知」，<sup>37</sup>後者作「惡馬、頑劣的馬 *assakhaḷuṅka*」。所以，此處應以《嘉興藏》的異讀「強梁」為恰當，意為「剛強橫暴」。<sup>38</sup>

## （二）生老病死痛

《法句經》卷 2〈36 泥洹品〉：

觀身為苦器，生老病無痛，棄垢行清淨，可以獲大安。<sup>39</sup>

《大正藏》正文第二句作「生老病無痛」，並且在校勘註記提及「元、明藏」作「生老病死痛」。筆者檢校《嘉興藏》與「甘肅博物館藏 001 號法句經

<sup>35</sup> 《雜阿含 926 經》，CBETA, T2, no. 99, pp. 235c28–236a2。

<sup>36</sup> 依照《大正藏》此處的校勘註記，「明藏」作「……莫習強梁禪，如強良馬……」。經覆查《嘉興藏》，其實兩處均作「強梁」；見 [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8\\_1/0052](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8_1/0052) (2024/8/21)。元《普寧藏》的實況有待核查。

<sup>37</sup> 《別譯雜阿含 151 經》，CBETA, T2, no. 100, p. 430c12–13。

<sup>38</sup> 請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01733> (2024/8/22)。審稿老師提示，《道德經》第 42 章有「強梁者不得其死」之句，此章魏源《老子本義》編作第 36 章；見《老子本義》(1980：54)。

<sup>39</sup>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74a1–3。

寫本」兩處均作「生老病死痛」，其文義比「生老病無痛」恰當。<sup>40</sup>

### (三) 先不聞者

《出曜經》卷 21〈23 聞品〉第四頌為：

彼如有一人，智達廣博學，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sup>41</sup>

後文詮釋說：

「彼如有一人，智達廣博學」者，世儻有人，優婆塞優婆夷剎利長者居士及諸庶人，心慧意朗，先不聞者則知善惡之法。極智慧人，先不聞法者則無所別知，是故說「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也。<sup>42</sup>

《大正藏》正文在「心慧意朗，先不聞者則知善惡之法」，有校勘註記稱「明藏」作「心慧意朗，先聞者則知善惡之法」。<sup>43</sup>

《出曜經》〈23 聞品〉的宗旨，可以參考《法句經》的〈3 多聞品〉：「〈多聞品〉者，亦勸聞學，積聞成聖，自致正覺。」<sup>44</sup>這是勸導「勤學多聞」，藉聽聞而能修習向道。

所以，該處應以《嘉興藏》錄文為恰當，詮釋應作：「一般庶人，如先前已聞、已學，則能知善惡之法；反之，即使是極智慧人，如先不聞、不學法，則無所別知。」

<sup>40</sup> 「甘肅博物館藏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圖檔，請參考紀韋彤（2010），〈《甘博 001（法句經下）》字樣研究〉。關於此一寫本的研究，可參考蘇錦坤（2015），〈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

<sup>41</sup>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721a5–6。對應偈頌為《法集要頌經》卷 2〈22 多聞品〉，CBETA, T4, no. 213, p. 788a11–12：「猶如有一人，智達廣博學，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以及梵文《優陀那品》（*Udānavarga*）22.4 頌，Bernhard(1965: 285)，亦可參考筆者部落格，<https://yifertwtw.blogspot.com/2013/08/22-srutavarga-udanavarga.html> (2024/8/22)。

<sup>42</sup>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721a7–11。

<sup>43</sup>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721a7–11。筆者檢閱《嘉興藏》，該「心慧意朗，先不聞者則知善惡之法」處確實作「心慧意朗，先聞者則知善惡之法」，見 [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67\\_4/0066&lang=&?xbk=167\\_4&pg=0066&lang=](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67_4/0066&lang=&?xbk=167_4&pg=0066&lang=) (2024/8/22)。

<sup>44</sup>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0a8–9。

#### (四) 去其邪僻見

《法集要頌經》卷 4〈33 梵志品〉第 37 頌：

避怨則無怨，無所於傷損，志其邪僻見，是名為梵志。<sup>45</sup>

《大正藏》正文第三句作「志其邪僻見」，校勘註記此處載明「明藏」作「去其邪僻見」，筆者檢校《嘉興藏》無誤。<sup>46</sup>

《出曜經》卷 30〈34 梵志品〉第 38 頌為其對應偈頌：

避怨不怨，無所傷損，去其邪僻，故曰梵志。<sup>47</sup>

筆者〈《法集要頌經》「校讀」舉例〉一文曾指出，《法集要頌經》有「添字改譯」的現象：

《法集要頌經》930 頌之中，有 411 頌直接引自《出曜經》偈頌或僅是將前者添加襯字（本文稱為「添字改譯」），這些襯字並未增減或改變前譯的內容。此 411 頌僅有 75 頌是《出曜經》沿襲《法句經》的譯文。當《出曜經》與《法句經》的對應偈頌有不同譯文時，本經都是承襲前者，僅有一首偈頌「跳過」《出曜經》而去引用《法句經》的偈頌；<sup>48</sup>相對於《出曜經》引用了 96 首《法句經》的偈頌，可以論定《法集要頌經》主要是以《出曜經》為翻譯的參考文本。<sup>49</sup>

<sup>45</sup> 《法集要頌經》，CBETA, T4, no. 213, p. 798c17–19。

<sup>46</sup> 筆者檢閱《嘉興藏》，該處確實作「去其邪僻見」，見 [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73\\_2/0055](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73_2/0055) (2024/8/22)。

<sup>47</sup>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772b4–5。

<sup>48</sup> 《法集要頌經》此首偈頌為〈4 放逸品〉，CBETA, T4, no. 213, p. 779a28–b1：「無福利墮惡，畏而畏樂寡，王法加重罪，身死入地獄。」第四句《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641a8 作「制意離他妻」，《法句經》與《法集要頌經》相同，作「身死入地獄」。(CBETA, T4, no. 210, p. 570a16)

<sup>49</sup> 此段引文見蘇錦坤（2019：15），〈《法集要頌經》「校讀」舉例〉，第三節〈添字改譯〉。新譯較多的品，如〈1 有為品〉40 頌之中有 23 頌可以算是新譯；〈4 放逸品〉40 頌之中有 22 頌可以算是新譯；〈32 苾芻品〉64 頌之中有 22 頌可以算是新譯。新譯較少的品，如〈33 梵志品〉72 頌之中僅有 1 頌可以算是新譯；〈31 護心品〉45 頌全部是承襲舊譯；〈28 罪

所以，《法集要頌經》此處應是《出曜經》〈34 梵志品〉第 38 頌的「添字改譯」：第一句添加襯字「則」，將「不怨」改譯作「無怨」；第二句添加襯字「於」，第三句添加襯字「見」，第四句將「故曰」改譯作「是名為」，這是一種「添加襯字」以將四言偈頌改作五言偈頌的省力手法。<sup>50</sup>

因此，第三句應該以《嘉興藏》異讀作「去其邪僻見」為是，如作「志其邪僻見」，則很難詮釋整首偈頌的義理。

#### 四、《嘉興藏》異讀的商榷

雖然部分《嘉興藏》的異讀提供「正確的」用字，可以用來訂正他處的訛誤；也有部分異讀保留了版本沿革的痕跡；但是，也有數量不少的異讀是明顯的抄寫或刊刻訛誤；甚至是在其他版本都未出錯的情況之下，單獨地出現訛字。

以下為筆者所舉的例證。

##### （一）如河駛流

《出曜經》卷 1 〈1 無常品〉：

如河駛流，往而不反，人命如是，逝者不還。<sup>51</sup>

《嘉興藏》第一句「河」字作「何」。

因為此首偈頌稍後又出現一次，在《大正藏》是分別在第一卷與第二卷。<sup>52</sup>《嘉興藏》則前後偈頌同屬第一卷，而前頌作「何」字，後頌作「河」字。考量《法句經》卷 1 〈1 無常品〉作「河」字，並無異讀，顯然《嘉興藏》前頌是所謂「形近而訛」了。<sup>53</sup>

---

障品〉34 頌全部是承襲舊譯。

<sup>50</sup>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74a1-3。

<sup>51</sup> 《出曜經》卷 1 〈1 無常品〉，CBETA, T4, no. 212, p. 615a26-27。

<sup>52</sup> 《出曜經》卷 2 〈1 無常品〉，CBETA, T4, no. 212, p. 615b23-24：「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

<sup>53</sup>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59a14-15：「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出曜經》出現兩次的另一首偈頌：

非有子恃，亦非父兄，為死所迫，無親可怙。<sup>54</sup>

《嘉興藏》前頌於第二句作「亦非父兄」，後頌則作「亦非父母」，考量《法句經》該頌作「亦非父兄」而無異讀，<sup>55</sup>應是《嘉興藏》的訛誤。

《嘉興藏》在《出曜經》有一些獨有的異讀，其中有不少是明顯的抄寫或刊刻訛誤。

## （二）初上種姓生

《雜阿含 102 經》：

初上種姓生，習婆羅門典，而於其中間，習行諸惡業。<sup>56</sup>

第一句「初上」兩字，《嘉興藏》作「和尚」；<sup>57</sup>「宋、元藏」作「和上」。

此經的對應經典《別譯雜阿含 268 經》該偈頌作：

生於大家婆羅門，韋陀典籍悉通利，數數造作諸惡業。<sup>58</sup>

巴利對應經典《經集 1.7 經》140 頌也是此頌的對應偈頌：<sup>59</sup>

Ajjhāyakakule jātā, brāhmaṇā mantabandhavā;

Te ca pāpesu kammesu, abhiñhamupadissare.

---

不還。」《嘉興藏》圖檔見 [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67\\_1/0003](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67_1/0003) (2024/8/22)。請參考張涌泉、傅傑（2007：35–38），〈（一）因形近而誤〉。

<sup>54</sup> 《出曜經》前頌（CBETA, T4, no. 212, p. 617b12–13），後頌（p. 617c4–5）。

<sup>55</sup>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59b2–3。

<sup>56</sup> 《雜阿含 102 經》，CBETA, T2, no. 99, p. 29a15–16。

<sup>57</sup> 筆者檢閱《嘉興藏》，該處確實作「和尚種性生」，見 [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1/0079](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1/0079) (2024/8/22)。

<sup>58</sup> 《別譯雜阿含 268 經》，CBETA, T2, no. 100, p. 468a10–11。

<sup>59</sup> 參考 <http://tipitaka.online-dhamma.net/canon/sutta/khuddaka/suttanip%C4%81ta/uragavaggo> (2024/8/22)。

菩提比丘的英譯為：<sup>60</sup>

“Those born into a family of reciters --- brahmins who specialize in the  
saced hymns” ---  
are often seen involved in actions that are bad.

（那些生於誦習的家族，而為熟知經典的婆羅門的人，總是被見到在做惡業。）

所以，不管是「生於大家婆羅門」（《別譯雜阿含 268 經》（或是「生於誦習的家族 Ajjhāyakakule jātā」（巴利《經集 1.7 經》），都不會是《嘉興藏》的「和尚種姓生」或「宋、元藏」的「和上種姓生」，似乎「初上種姓生」較為恰當（翻譯者可能指婆羅門為四姓當中「最初、最上」的種姓）。

### （三）隨時蔭餽

《雜阿含 263 經》（卷 10）有一段以母雞孵蛋作比喻的經文為：

譬如伏鷄生子眾多。不能隨時蔭餽消息冷暖而欲令子以嘴以爪啄卵  
自生安隱出殼。……如彼伏雞善養其子。隨時蔭餽。冷暖得所。正  
復不欲令子方便自啄卵出，……。<sup>61</sup>

「宋藏」於「蔭餽」兩字作「蔭留」，「元藏」與《嘉興藏》則作「蔭鷄」。

根據《齊民要術》（西元 538 年左右「一書，「消息」意為「斟酌、增減」。<sup>62</sup>所以「消息冷暖」就是「冷時增加溫度，暖時減低溫度」，也就是需「隨時蔭餽」，過熱時讓其陰涼（也就是「蔭」），太冷時「餽之使熱」。《說文》大徐本作「餽，飯氣蒸也」。段注引郭璞《爾雅註》說「一蒸為饋，再

<sup>60</sup> Bhikkhu Bodhi(2017: 178; 1403–1404, note 672), *The Suttanipāta-An Ancient Collection of the Buddha's Discourses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ies*.

<sup>61</sup> 《雜阿含 263 經》，CBETA, T2, no. 99, p. 67b1–6。「殼」字左半邊「一」下方為「卵」，意為「蛋殼」。

<sup>62</sup> 汪維輝（2007：318，10–16 行），《《齊民要術》詞匯語法研究》。李維琦（2004：335），《佛經詞語匯釋》。

蒸為餹」。<sup>63</sup>

《一切經音義》：

熱饋（……《詩傳》云：「饋，餹也。」《爾雅》云：「饋，餹捻也。」  
《字書》云：「蒸米也。」……）<sup>64</sup>

所以，再三溫熱、蒸炊為「餹」，也就符合「蔭使冷、餹使熱」的文意，  
《大正藏》錄文為正確，其他異讀為不恰當。

《一切經音義》卷 52 的「《雜阿含經》音義」，附註為「玄應音」，在「《雜阿含經》」第十卷的第一則詞條即為「蔭鷄」：

蔭鷄：（於禁反，下「力救反」，蔭，覆也。《通俗文》：「暮子曰鷄」是也）。<sup>65</sup>

雖然，《嘉興藏》此處的異讀不恰當，但是玄應「《雜阿含經》音義」顯示，玄應所見到的寫本正是作「蔭鷄」。也就是說，《嘉興藏》的「《雜阿含經》底本」與玄應所據相同。<sup>66</sup>

#### （四）無常苦空

《雜阿含 265 經》：

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受無堅實故。<sup>67</sup>

<sup>63</sup> 段玉裁（1985：218），《說文解字注》，下欄 13–14 行。

<sup>64</sup>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726b10。

<sup>65</sup>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655c10–11。此處「暮子曰鷄」，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985：142，下欄 3–4 行）作「雞：鳥大雞也……（此與『鷄』別，而俗通用『鷄』……）；一曰雉之暮子曰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985：150，下欄 7–9 行）：「鷄：天鷄也。」（《爾雅·釋鳥》：「鷄，天鷄。」）。段注「鷄」、「雞」兩字的字義不同，《一切經音義》似乎混為一談。《一切經音義》此處「暮子曰鷄」應作「雉之暮子曰雞」。

<sup>66</sup> 筆者檢閱《嘉興藏》，該處確實作「蔭鷄」，見  
[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2/0096](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2/0096) (2024/8/22)。

<sup>67</sup> 《雜阿含 265 經》，CBETA, T2, no. 99, p. 68c16–17。

《嘉興藏》在「苦」字作「若」字，顯然是書寫訛誤了。<sup>68</sup>

依據《大正藏》校勘註記，「元藏」也曾將「苦」字誤抄作「若」字，如《雜阿含 30 經》：「答言：『是苦。』」<sup>69</sup>，此處「元藏」即將「苦」字作「若」字。

### (五) 作頌告曰

《長阿含 2 經》卷 4：「時諸國王即集群臣，眾共立議，作頌告曰……。」《嘉興藏》於「頌」字有異讀作「訟」字。<sup>70</sup>

因為其後緊跟著他們所作的偈頌，顯然是《嘉興藏》抄寫或刊刻訛誤。

### (六) 十賢聖居

《長阿含 10 經》的「十難解法、十賢聖居」，第七項「無濁想」，《大正藏》的校勘註記僅標註「明藏」異讀為「無漏想」：<sup>71</sup>

云何十難解法？謂十賢聖居：一者比丘除滅五枝，二者成就六枝，三者捨一，四者依四，五者滅異諦，六者勝妙求，七者無濁想，八者身行已立，九者心解脫，十者慧解脫。<sup>72</sup>

相當的漢譯有：

《雜阿含 71 經》：

是名比丘斷五枝，成六枝，守護一，依四種，棄捨諸諦，離諸求，淨

<sup>68</sup> 見《嘉興藏》，[https://dzkim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2/0096](https://dzkim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2/0096) (2024/8/22)。

<sup>69</sup> 《雜阿含 30 經》，CBETA, T2, no. 99, p. 6b9。

<sup>70</sup> 《長阿含 2 經》，CBETA, T1, no. 1, p. 29c4-5。

筆者檢閱《嘉興藏》，該處確實作「訟」字，見

[https://dzkim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8\\_5/0084](https://dzkim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8_5/0084):[https://dzkims.l.u-tokyo.ac.jp/yur\\_enja\\_kkz/063/063\\_01/86](https://dzkims.l.u-tokyo.ac.jp/yur_enja_kkz/063/063_01/86) (2024/8/22)。此處《大正藏》亦標示「明藏」作「訟」字。

<sup>71</sup> 筆者檢閱《嘉興藏》，該處確實作「無漏想」，見

[https://dzkim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8\\_6/0084](https://dzkim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8_6/0084):[https://dzkims.l.u-tokyo.ac.jp/yur\\_enja\\_kkz/063/063\\_02/84](https://dzkims.l.u-tokyo.ac.jp/yur_enja_kkz/063/063_02/84) (2024/8/22)。

<sup>72</sup> 《長阿含 10 經》，CBETA, T1, no. 1, p. 57a28-b3。

諸覺，身行息，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純一立梵行，無上士。<sup>73</sup>

《雜阿含 388 經》：

聖諦、苦滅道跡聖諦。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已解，於苦集聖諦已知、已斷，於苦滅聖諦已知、已證，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是名比丘斷五支，成六分，守護於一，依猗於四，捨除諸諦，離四衢，證諸覺想，自身所作，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純一清白，名為上士。<sup>74</sup>

《長阿含 10 經》的對應經典《長部 34 經》該項作：「anāvilasaṅkappā 無污染的意向，無濁志」，<sup>75</sup>因此，《大正藏》第七項的錄文「無濁想」，要比異讀「無漏想」合理。

《雜阿含 71 經》的「淨諸覺」與巴利對應項次「anāvilasaṅkappā 無污染的意向，無濁志」相近，《雜阿含 388 經》的對應項次「證諸覺想」，譯詞有可能是「澄諸覺想」，形近而訛作「證」字。

同時可見，就「十賢聖居 dasa ariya-āvāsā」而言，《雜阿含 71 經》與《雜阿含 388 經》對應項次的翻譯詞彙不同，顯示「一詞多譯」的現象。<sup>76</sup>

## 五、《大正藏》錄文與《嘉興藏》異讀均訛誤

在一些特別的經例，《大正藏》的校勘註記標誌了《嘉興藏》的異讀；在筆者考察之下，發現兩者可能均為訛誤。以下為筆者所舉的例證。

<sup>73</sup> 《雜阿含 71 經》，CBETA, T2, no. 99, pp. 18c27–19a1。

<sup>74</sup> 《雜阿含 388 經》，CBETA, T2, no. 99, p. 105a15–22。

<sup>75</sup> PED(1921: 32 右欄): ‘anāvila: (adj.), [an + āvila], undisturbed, unstained, clean, pure’ (無干擾的、無污濁的、乾淨的、純淨的)。巴利《長部 34 經》經文解釋為：‘Kathañcāvuso, bhikkhu anāvilasaṅkappā hoti? Idhāvuso, bhikkhuno kāmasaṅkappo pahīno hoti, byāpādasāṅkappo pahīno hoti, vihiṃsāsaṅkappo pahīno hoti. Evaṃ kho, āvuso, bhikkhu anāvilasaṅkappo hoti.’ (友！比丘如何才是無濁志者？友！此處有比丘捨斷貪志、瞋志、害志，友！如此的比丘為無濁志者。)

<sup>76</sup> 初期漢譯佛典的「一詞多譯」現象，請參考蘇錦坤（2016），〈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

## (一) 慢無明等

《雜阿含 710 經》：

是名比丘斷愛縛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sup>77</sup>

「慢無間等」四字，僅《嘉興藏》有異讀作「慢無明等」。《嘉興藏》有可能是受上文「無明染心者……，離無明者慧解脫」的影響，是校勘所謂的「因上下文相涉而誤」。<sup>78</sup>

又如《雜阿含 465 經》：「是名斷愛縛結、斷諸愛，正慢無間等，究竟苦邊。」<sup>79</sup>此處「正慢無間等」五字，僅「元藏」與《嘉興藏》有異讀作「止慢無間等」。

實際上，「斷諸愛，斷縛結、正慢無間等，究竟苦邊」是與巴利「*acchecchi taṇhaṃ, vivattayi saṃyojanaṃ, sammā mānābhisamayā antamakāsi dukkhassā*」相當的「定型句」，兩處經文均應作「正慢無間等」，而非「慢無明等」或「止慢無間等」。

與此一「*sammā mānābhisamayā*」相關的經文，請參考「表 1」。依照菩提比丘的詮釋，此兩字意為「the complete breaking through of conceit 慢的完全止息」，意義上與「證得阿羅漢」相當。<sup>80</sup>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解釋「*abhisamayā*」有兩種字義：一為「*abhi-samayā*」意為「現觀、領解」，另一為「*abhisama-yā*」意為「止滅、止息」。<sup>81</sup>「*sammā*」亦有兩種字義：一為「*rightly, properly, in the right way* 正確地、合適地、以正當的方式地」，另一為「*thoroughly* 完全地」。<sup>82</sup>此處，兩字均取後一字義。可以見到，漢譯經文的讀者極難從「正慢無間等」的譯詞讀取巴利詞義。

<sup>77</sup> 《雜阿含 710 經》，CBETA, T2, no. 99, p. 190b19–20。

<sup>78</sup> 《雜阿含 710 經》，CBETA, T2, no. 99, p. 190b16–18：「無明染心者，慧不清淨。是故，比丘！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請參考張涌泉、傅傑（2007：38–39），〈（三）因上下文相涉而誤〉。

<sup>79</sup> 《雜阿含 465 經》，CBETA, T2, no. 99, p. 119a7–9。

<sup>80</sup> Bodhi (2000: 730, n. 13, line 4–7)。《相應部 36.3 經》(SN 36.3)，請參考 Bodhi (2000: 1261, line 17; and 2000: 1433, n. 231)。

<sup>81</sup> 水野弘元（1968：36 左欄），《パーリ語辭典》。

<sup>82</sup>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ED), 1925: 695, right column, *sammā*<sup>2</sup>, line 2–3。

表 1

| 《雜阿含經》<br>經號 | 《雜阿含經》<br>經文 | 《相應部》<br>對應經典 | 巴利經文<br>( sammā mānābhisamayā ) |
|--------------|--------------|---------------|---------------------------------|
| 465          | 正慢無間等        | AN 4.177      | sammā mānābhisamayā             |
| 468          | 慢無間等         | SN 36.3       | sammā mānābhisamayā             |
| 983          | 慢無間等         | AN 3.32.1     | sammā mānābhisamayā             |

## (二) 精進無廢荒

《雜阿含 98 經》的偈頌有一句「精進為廢荒」，<sup>83</sup>「宋藏」此五字作「精進無癡荒」，《嘉興藏》此五字作「精進無廢荒」。

此經的漢譯對應經典為《別譯雜阿含 264 經》，對應字句作「精進為調牛」。<sup>84</sup>對應經典巴利經典為《相應部 7.11 經》，相當的用詞為「Vīriyaṃ me dhuradhorayhaṃ 精進是我載荷重負的牛」。

筆者認為，以《別譯雜阿含 264 經》的「精進為調牛」與巴利偈頌相近，字句較為合理。

## (三) 三十六刀

《中阿含 163 經·分別六處經》有一句「三十六刀」，雖然各版藏經於此四字並無異讀，從以下的分析可知，即使《大正藏》與《嘉興藏》兩者用字相同，未經校讀，仍然無法掌握本義。

三十六刀當知內者，此何因說？有六喜依著，有六喜依無欲，有六憂依著，有六憂依無欲，有六捨依著，有六捨依無欲。<sup>85</sup>

對應經典巴利《中部 137 經》的用詞為「chattimsa sattapadā」，智髻比丘與菩提比丘的《《中部》英譯》作「the thirty-six positions of beings 三十六種

<sup>83</sup> 《雜阿含 98 經》，CBETA, T2, no. 99, p. 27b2。《嘉興藏》經文見 [https://dzkim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1/0079](https://dzkim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1/0079) (2024/8/22)。

<sup>84</sup> 《別譯雜阿含 264 經》，CBETA, T2, no. 100, p. 466b29。

<sup>85</sup> 《中阿含 163 經》，CBETA, T1, no. 26, p. 692c16-19。

眾生狀態」。<sup>86</sup>

漢譯《鞞婆沙論》的相當敘述可供參考：

應說十八，如說十八意行。應說三十六，如三十六刀。<sup>87</sup>

「聖語藏」在《鞞婆沙論》「三十六刀」的異讀為「三十六句」。

由於古代寫本常出現「口」形寫作「厶」形，所以「聖語藏」的「三十六句」可能是「三十六句」，正是反映了「padā」的翻譯（此處字義應為「狀態」，翻譯者誤當作「句」）。

玄奘也翻譯作「句」，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世尊說為三十六師句。」<sup>88</sup>

筆者認為，《中阿含 163 經》此處的原譯可能是「句」字，因「字形相近」而訛寫作「刀」字；另一方面「聖語藏」在《鞞婆沙論》也因「字形相近」而寫成「句」字。<sup>89</sup>

即使如此，此處「三十六句」或「三十六師句」應翻譯作「三十六種眾生狀態」。

## 六、結語

萬曆十七年（西元 1589 年），紫柏真可與弟子密藏道開倡議而開雕《嘉興藏》，此為私人勸募、集資、鳩工而刊印的藏經，無法與朝廷集官方人力、物力所完成的「官刻大藏經」比擬。其間又經歷主事者紫柏真可入獄，以及明、清鼎革的戰亂與鉅變；《嘉興藏》的完成實是難能可貴，縱令成就有其侷限，應可以理解其中的顛蹶困頓。即使如此，《嘉興藏》在採行新穎的方冊裝幀，而非古往的卷帙；創立「續藏」與「又續藏」而收錄漢地縑素名賢的著作，對保存佛教文獻有其特別重大的貢獻。

<sup>86</sup> Nyanamoli and Bodhi (1995: 1070)，《《中部》英譯》（*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sup>87</sup> 《鞞婆沙論》，CBETA, T28, no. 1547, p. 435c28–29。

<sup>88</sup>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718a25。

<sup>89</sup> 請參考張涌泉、傅傑（2007：35–38），〈（一）因形近而誤〉。

依據呂澂〈佛典泛論〉，此一藏經主要是承襲《洪武南藏》與《永樂北藏》，遠承《思溪藏》而上溯《開寶藏》。<sup>90</sup>《嘉興藏》正編如為《永樂北藏》的覆刻，勢必承襲前刻的訛謬；密藏道開雖曾有意校勘，並訂立「校訛書法」，但是修藏期間其師橫遭變故，諸弟子營救不暇，能否如自述而完整地「以宋刻校茲（南、北）二藏」，頗受懷疑而有待覆察。<sup>91</sup>

方廣鋐提到：

紫柏的〈《嘉興藏》刻藏緣起〉中提到「元板亦不下十餘副」<sup>92</sup>，但他沒有說明這十幾副元代的板刻藏經到底是什麼藏經，存放在什麼地方。……呂澂在 1929 年出版的《佛典泛論》中說：「洪武五年(1372)……刻南藏版時，各舊本以兵亂散亡，元版七八副悉毀。」但他沒有說明上述論述的資料依據何在。<sup>93</sup>

方廣鋐認為上述「元代的板刻藏經」應該包含後世未曾聞名的所謂「元官藏」。也就是說，引述的「元代的板刻藏經」不一定就是元《普寧藏》。另外，《密藏開禪師遺稿》之〈密藏禪師定制校訛書法〉提及「以『北』、『南』、『舊』三藏校對」，<sup>94</sup>同樣地兵亂困頓之下，「『北』、『南』、『舊』」三字是否依次為《永樂北藏》、《洪武南藏》與《開寶藏》，仍然有待詳細比對《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思溪藏》、《開寶藏》之後才能下定論。<sup>95</sup>

本文提及《大正藏》的校勘註記不能盡信，其實，現代版《大藏經》的

<sup>90</sup> 請參考呂澂（1984：30–31, 34）；亦可參考藍吉富（1991），〈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

<sup>91</sup> 《密藏開禪師遺稿》卷 1，CBETA, J23, no. B118, p. 7c6–14：「開等濫被田衣，稍窺海墨，嘗以宋刻校茲二藏，魯魚之訛，互有潦鶴之外。……顧武林之刻既以久而毀，則更梓之謀，逮于今為急，請以三藏並校，參之英賢，正其訛謬，仍易梵帙，以從方冊。」同書〈密藏禪師定制校訛書法〉，CBETA, J23, no. B118, p. 7a1–30。《嘉興藏》的〈檢經會約〉列有八項條例，說明早期方冊藏經的工作規範，包括校經會期、檢查校對原則，並要求初次校對、抽對、覆校與疑難質正裁奪；見法幢法師（2021：162）。筆者以為，從本文第四節列舉的訛誤而言，此一〈檢經會約〉並未踏實執行。

<sup>92</sup> 《紫柏尊者全集》，CBETA, X73, no. 1452, p. 253a17。

<sup>93</sup> 方廣鋐（2021：255–257），〈閒話《元官藏》〉。

<sup>94</sup> 《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 7a1–30。

<sup>95</sup> 由於《開寶藏》存世卷數不多，要檢核《開寶藏》是否為《嘉興藏》的依據，有其難度。依照《嘉興藏》的〈刻藏凡例〉提及主事者有「南、北、宋、元四藏」可供刻藏參考，而以「北藏」為主；見法幢法師（2021：163）。

校勘註記也出現類似狀況。<sup>96</sup>雖然關注「佛典校勘」者進行校勘時應追根溯源，以眼見原藏為真憑實據；但是，古代珍本不易親自上手翻閱，這是難以兩全的憾事。

對於古代漢譯佛典的「異讀」，一般讀者容或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推想。例如認為「宋版」大藏經的錄文就優於「明版」大藏經，「明版」大藏經的錄文就優於《大正藏》，或者認為「敦煌遺書寫卷」的用字就會比《高麗藏》或《大正藏》正確；或者期待某一版本的「大藏經」比其他所有版本來得正確可靠；從本文及〈日本正倉院《聖語藏》顯示的異讀〉得知，<sup>97</sup>這樣的推想和期待或者不切實際，或者與事實不符。

本文以校勘的方法與漢巴對照校讀核對《嘉興藏》圖版，將兩者的差異歸類為「《大正藏》未出校的異讀」、「比《大正藏》錄文正確的異讀」、「有待商榷的異讀」、「《嘉興藏》的異讀與《大正藏》正文均為訛誤」四項。如同筆者〈日本正倉院《聖語藏》顯示的異讀〉一文所論，<sup>98</sup>大抵版本之間的用字差異，應該如司法斷案，校勘取舍應持平而論，不能因年代早晚、寫本或雕本而有所偏頗；更不能以偏概全，主張唐、宋、元、明的某一寫卷或刻本之異讀，必定在所有異讀優於其他版本。

本文也說明《嘉興藏》有其校勘價值，也有其瑕疵；過度頌揚或忽視、貶抑，都不是面對古代文獻的合理態度。

---

<sup>96</sup> 關於「《大正藏》的校勘註記不能盡信」，請參考蘇錦坤（2021）。關於「現代版《大藏經》的校勘註記也出現類似狀況」，以《七處三觀 1 經》，CBETA, T2, no. 150A, p. 875b12-13 為例：「何謂為七處為知？是[11]聞比丘。」[11]聞＝聞【宋】【元】【明】。任繼愈主編的《中華大藏經》素稱校勘最完善；但是《七處三觀 1 經》「是聞」兩字，該處「校勘註記」說「諸本作『是問』」，見《中華大藏經》為 34 冊，291 頁下欄 11-12 行。

<sup>97</sup> 蘇錦坤（2023），〈日本正倉院《聖語藏》顯示的異讀〉。

<sup>98</sup> 蘇錦坤（2023），〈日本正倉院《聖語藏》顯示的異讀〉。

## 略符表

|        |                                                     |
|--------|-----------------------------------------------------|
| CBETA  |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8 年版                                |
| P.2381 | 法藏敦煌殘卷 P.2381 號，P 代表「伯希和 Pelliot」                   |
| SN     | <i>Saṃyutta Nikāya</i>                              |
| T      | 《大正藏》編號，巴利經典引文依照《PTS》版本編號，第一個數目字表示經號，然後依卷數，頁次及行次標示。 |

## 參考文獻

###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重印「經韻樓藏版」。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8）。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金版高麗大藏經》（2004）。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嘉興藏》（2008）。北京：嘉興藏（徑山藏）整理出版委員會編，民族出版社。簡稱為「重輯版《嘉興藏》」。

《磧砂大藏經》（198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原版：延聖院大藏經局編）。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1968）。東京：春秋社，2005 年增補改訂版。

任繼愈主編。《中華大藏經》（1997）。北京：中華書局。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ED). 1925. Rhys Davids, T. W. and Stede, Willia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 中日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https://cbeta.org> (2024/8/22)。

方廣錫 (2020)。《佛教文獻研究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2021)。〈閒話《元官藏》〉。收於《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學術叢書》之一，《大藏經研究論集：大藏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頁 254–257。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水野弘元 (1968)。《パーリ語辭典》。東京：春秋社。(2005 年增補改訂版)

呂澂 (1984)。〈佛典泛論〉。收於《呂澂佛學名著》，頁 32–34。臺北：上古文化。

李維琦 (2004)。《佛經詞語匯釋》，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汪維輝 (2007)。《《齊民要術》詞匯語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的「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  
<https://dzkings.l.u-tokyo.ac.jp/kkz/>（此一網址係由大藏經研究推進會議・SAT 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研究会作成。）

法國國家圖書館 Gallica 網上圖書館，<http://gallica.bnf.fr/accueil/?mode=desktop> (2024/8/22)。

法幢法師 (2012)。〈徑山刻藏考述〉，《中華佛學研究》13：53–89。

—— (2021)。〈《大藏經》的再認識——探索《徑山藏》編撰、成書與特點〉。收於吳疆、王啟元編，《佛法與方法：明清佛教與周邊》，頁 152–18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段玉裁注，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重印「經韻樓藏版」)

紀韋彤，(2010)，〈《甘博 001(法句經下)》字樣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萬金川，中央大學，桃園縣，台灣。

張涌泉、傅傑 (2007)。《校勘學概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張德偉 (2021)。〈《嘉興藏》五臺山刊刻史新探〉。收於吳疆、王啟元編，《佛法與方法：明清佛教與周邊》，頁 183–19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01733> (2024/8/22)。

藍吉富 (1991)。〈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收於釋聖嚴、釋恒清、

- 李志夫、藍吉富、楊惠南等編，《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佛教的思想與文化》，頁 255–266。臺北：法光出版社。
- （1992）。〈《嘉興藏》研究〉，<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中華佛學研究所之年度研究報告）。網站複查日：2024/8/21。
- 魏源（1980）。《《老子》本義》。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06\\_1/0028](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106_1/0028) (2022/9/25)。
- 蘇錦坤（2015）。〈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福嚴佛學研究》10：19–39。
- （2016）。〈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福嚴佛學研究》11：75–116。
- （2019）。〈《法集要頌經》「校讀」舉例〉。《福嚴佛學研究》14：1–41。
- （2021）。〈《大正藏》頁底註的訛誤——以第一、二冊為主〉。《正觀》97：79–109。
- （2023）。〈日本正倉院《聖語藏》顯示的異讀〉。《正觀》105：76–106。

## 西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Bernhard, Franz, *Udānavarga*. 1965. (*Sanskrit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Dritte Folge, Nr. 5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Bodhi, Bhikkhu. 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
- . 2017. *The Suttanipāta—An Ancient Collection of the Buddha's Discourses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ie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
- Nyanamoli, Bhikkhu and Bodhi, Bhikkhu. 1995.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 (2001 second print.)
- The Pāli Tipiṭaka,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Dhammagiri, India.  
<https://www.tipitaka.org/> (2024/12/23)。

# Examination of Variant Readings in Collation Notes from the “Ming” *Tripitaka*, found in the *Taishō Tripitaka*: Examples Enumerated Majorly from *Ahan* *Jings* and *Faju Jings*

Ken Su

Independent Buddhist Researcher

## Abstract

Among “collating notes” in the *Taishō Tripitaka*, there are quite a few variant readings denoted by “Ming” (明), which means they are from the *Ming Tripitaka*. In this context, “Ming” specifically refers to *Jiaxing Tripitaka*, which is one of several “Ming” edi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variant readings marked as “Ming” found largely in the *Ahan Jings* and *Faju Jings*, and they ar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1.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variant readings marked as “Ming” and those found in the extant *Jiaxing Tripitaka*.
2. Variant readings from the extant *Jiaxing Tripitaka* are proper compared to the counterparts shown in the *Taishō Tripitaka*.
3. Variant readings from the extant *Jiaxing Tripitaka* are apparently wrong readings.
4. Both variant readings from the extant *Jiaxing Tripitaka* and its counterparts shown in the *Taishō Tripitaka* are wrong.

The *Jiaxing Tripitaka* was a private-funded *tripitaka*, and its funding and team for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cannot compare with the level achieved by the state-funded team of an official tripitaka. Examining the variant reading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variant readings marked as “Ming” offer interesting insights including preservation of correct readings from the “original” script, errors by scribes or engravers, and some areas that are difficult to judge. This paper shows that “collating notes” of the *Taishō Tripitaka* does not always comply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ariant reading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doublecheck the extant tripitaka instead of simply adopting what is presented in the “collating notes” of the *Taishō Tripitaka*.

In conclusion, simply enumerating variant readings out of other extant *tripitaka* offers little benefit. Reliable and systematic methods to judge, analyze and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variant reading should be applied. By means of these systematic methods, with their Pāli and/or Sanskrit parallels,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se variant readings.

This paper also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both pitfalls and advantages in the extant *Jiaxing Tripitaka*, and it is not proper to exaggerate its value or underestimate its disadvantages.

**Keywords:** *Jiaxing Tripitaka*, “Collating notes” of the *Taishō Tripitaka*,  
Determination of variant readings, Textual criticism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